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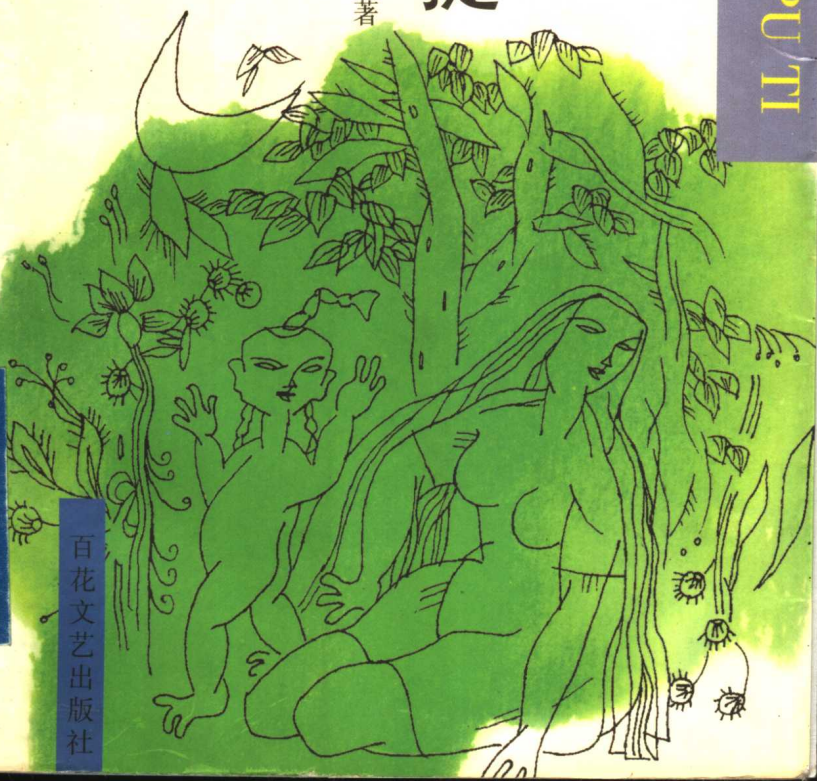


红玫瑰散文丛书

YUE GUANG XIA DE PU TI

月光下的菩提


汪逸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月光下的菩提

汪逸芳 著

 花文艺出版社

月光下的菩提

编 著 · 汪逸芳 著

出版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787×960毫米 1/32开本 插页4 印张9.625 字数151000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06-2641-8/I·2359

定价：12.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散文女作家汪逸芳的第四本散文集。收有作者近作 69 篇。这些散文题材广泛,视角独特,文笔细腻、优美,富有生活情趣,娓娓道来、亲切、自然,且对人生有较深沉的思索。

目 录

第一辑 月光下的菩提

寂寞天涯·····	3
相逢梦里路 飞雨落花中·····	9
汉寝唐陵无麦饭 山村野径有梨花·····	15
林间有客无人识 欸乃声中万古心·····	24
天下独行人·····	31
活着真好·····	36
大墙内的花朵·····	39
难忘的贺卡·····	42
逝去的仙鹤·····	45

第二辑 逝者如斯

我的白果树	53
飘香的荆叶	61
寄梦	68
断肠	71
废园	74
小巷深处	77
母校	81
我的鸟儿们	87
老桥	90
最害怕移家	93
没结成“金兰”	96
故乡情结	100
一个迷人的谜	103
绍兴的音符	106
走向从前	110
相约在今朝	114

第三辑 波光水影照远乡

榴莲啊榴莲	119
走过牛车水	125
花葩山上爱情鸟	128
异国的街	130

漫游花国·····	133
新加坡河·····	135
差点踩着法律的地雷·····	138
“西语为用，华文为本”·····	141
狮城的菜市·····	144
最后的咏叹调·····	147
遥远的感觉·····	150
黑鸟·····	153
新疆哈密瓜·····	156
灵石·····	159
双龙叩雨·····	162

第四辑 尴尬小女人

肯德基“妈妈”·····	167
美哉，泡饭·····	170
羡慕小女人·····	173
看女友炒股·····	176
鞋·····	179
阿丹的礼物·····	182
永远的“明星”·····	185
高房子，矮房子·····	190
新家，老家·····	192
一顶斗笠·····	195
有一盏灯·····	198

女人自画像·····	201
------------	-----

第五辑 水泥森林中的秋声

假如我有·····	207
都市闲人·····	211
风筝满梧桐·····	214
旧报纸的故事·····	217
说说水和电·····	220
救救那树·····	223
书信与电话·····	225
时尚与电话·····	228
电话情结·····	231
妈妈云游去·····	234
杨姨·····	237
雨中曲·····	240
捡起成年人的快乐·····	243
神游·····	246

第六辑 书海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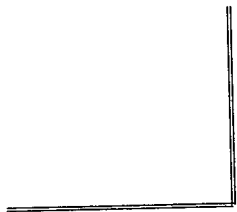
拜谒世纪老人·····	251
耕耘伊甸园·····	254
王安忆的“纸房子”及其他·····	263
王鼎钧的“脚印”·····	269
高阳的名片·····	272

文明的“悲剧”	275
老与自己过不去的女人	279
色彩斑斓话书展	283
内涵与外延	288
站成一棵树	291
书城·书人及其他	294
闲话书人（代后记）	298

第一辑

月光下的菩提

人生的路要走通内心的时候，生命才会有深层次的感悟，孤寂的心灵才能渐渐走向通达。



寂寞天涯

我有一个朋友是上海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时间叫什么，一天一天地耗着，与以前不同的，只是不用像达摩面壁一样，独个人与时间对话，一根甘蔗，半只西瓜，就可以让我们志得意满。

我最寂寞的日子是她回上海，她一回家就不肯按时归队，总要找借口赖上几天。那时她在连队，我在团部，一个电话打来，我会连蹦带跳地滚去。在她那里，我认识了压缩饼干，据说那是兵士的战地食粮，又香又甜，吃着还能吃出一份关于战争的遐想。很好笑的是，看见一只蟑螂都要怕得跳起来的人，却十分认真地做着英雄梦，并总是傻乎乎地想：为什么还不打仗呢？

其实四处风平浪静，哪里需要我们的热血喷洒？战火只在报纸上燃烧，战争只在想象中进行，我们实际上做的是打铁链条，制手拉葫芦，在从

前是监狱现在是兵团的大墙里编织着未来世界的理想。忽然间革命起来了，大墙上五彩缤纷，广播里热热闹闹，车间里却冷清异常。生产不搞了，兵团战士们无论男女，一人一只电炉子，操练烹饪手艺，两千只电炉一起上阵，气势恢宏，于是一百瓦的电灯还没有十五瓦的亮，幽暗中像鬼火闪烁。夜晚走进宿舍区，阴风惨惨，男的打老K，女的打毛衣，谁也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明天又会怎么样。

在一百个人共一种命运的时候，友谊是个经常要做的题目，并且一做起来就天花乱坠。有一天，我问她：要是哪一天我成了叫花子，讨饭讨到你面前，你会给我一口饭吃吗？

她很认真地看看我，斩钉截铁地说：“不！不会的！”

虽然我也知道，自己不会到这地步，若是真的沦落了，说不定我会早早地用一根绳子的方式了结自己，尽管如此，这样绝情的话还是使我悲痛欲绝。她扼杀了我心底里的那一份古典式的浪漫：把我接进去供食供宿，有一份生死与共的真情，有一份亲如骨肉的友谊。但她说的是真话，真话有时候并不动听。

忽然苍天裂了一条缝，大学重新招生了。

我拿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她为我高兴，但

脸上有一种深深的寂寞。在一个秋雨潇潇的日子里她送我到杭州。我们住在铁路招待所的红砖瓦房里，房里明明有两张床，却硬要挤在一起，仿佛一别要成永远似的。

她拉着我走到窗口，指着我学校的方向说：我要拿望远镜看你了。

我听了说：星期天我们仍可以在一起。

夜色朦胧，西湖上烟雨弥漫，楼群的灯火掉进水里像一个遥远的梦。雨丝拂在脸上，凉凉的，她在黑暗中摇头，说：我不会来找你。

这是一个倔女孩。她真的不来找我，但信是她的望远镜，常有，只是很短，短得如电报一样的信中，我感觉得到她那不愿意描述的寂寞。

有一封信说调离兵团了，又一信中说已调去铁路了，在一山村小站当售票员。忽然有一天，兴冲冲地来看我，胸前有一枚亮闪闪的白校徽。

几年过去了，谁能想到她医大毕业竟然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去部队医院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这时候我们都长大，青春只剩下一段兔子尾巴，日子过得特别快，一闪眼都成了无可奈何的小妇人，一个小家把人拖得精疲力竭，被称作信的望远镜不知不觉被遗忘了，偶尔通上一次电话。友情已被琐碎替代，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在心灵的孤寂中变作一杯酒，慢慢品尝，咀嚼

自己的故事也会像看小说那样津津有味。在一个全无精神准备的下午，有鸿雁从海外飞来，字迹很眼熟却想不出这是谁，打开看了才知道是她。古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的这位朋友几年不见，已成为美国名牌大学挂着 M·D·牌子的医学博士了。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丢掉了铁饭碗到美国洋插队”，夫妇俩全在美国，却两地分居，像住集体宿舍的单身汉一样四处流浪，午夜梦回都是从前的故事。长长的一封信，厚厚的几页纸，读着读着读出的只有两个字——

寂寞！

深深的无可排遣的寂寞，如无根的浮萍那样是心灵无所依傍的痛苦，是浮游在茫茫人海中根插不下去的感觉。不久前，曾路过香港，朋友陪我去浅水湾，当一幢美丽的建筑遥遥在望时，她像孩子似地激动：

“快看快看，拉斐尔的画！”

那是一幢十分出名的建筑，依青山傍碧水，顶着白云如絮的蓝天，在阳光下呈现优雅的乳白色，非常奇妙的是它在中间开了一个“天窗”，郁郁青山很自然地扑“窗”而入，成为被巨大的白色画框框住的一幅风景画，就像拉斐尔画《圣体辩论》那样，顺其墙壁本来的造型进行构图，使画面与半圆的拱门自然合拍。但在这里，分不出谁

是谁的背景，谁是谁的画框，只觉得美丽无比，浑然天成。那一天，她特别能说话，从自然风物说到萧红留下的最后足迹，从海滨的富人别墅说到沙滩上度假的普通百姓，畅谈一直以为神圣的文学，渐渐的天黑下来，青山藏匿了，高楼点亮了四野，沙滩上人们已如潮水那样悄然退去，天地扩展了许多，人却在这广袤中缩成了微尘，浪花的声音舒徐而有节奏，涛声已将心灵的烦嚣拂去，夜风吹来，我觉得仿佛刚洗了海水浴似的，我由衷地感谢朋友给了我这么美妙的享受，可她却说：

“对不起，让你听了我这么多废话。”

原是我占用了她太多的宝贵时间，她却倒过来要谢我当了听众。

她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校友，几年前，她飘去了海外，有家有孩子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可她说：香港什么都好，不好的就是寂寞，没有人听你说话，连先生也没有时间。

说话就有这么重要？寂寞就有这么难捱？

时间不值钱的时候，用说话的方式打发无聊，谁能说清楚耗去了多少生命？忽然间难捱的日子都变成了东流水，时间就宝贵起来，人就像刚从深山老林里出来，憋足了一辈子的话，只想找个闸口一泻而尽。找谁呢？去哪儿呢？大家都很忙，倾诉的对象发生了问题，当你拿起电话突然发现

无处可打的时候，心里就铺开了无边无际的寂寞。

寂寞是什么？是心灵深处一座空房子里住着的那个家伙。你睡着它醒着，你醒着它闹着，假如你不予理睬，它会把你咬噬得鲜血淋漓，寂寞是无处不在又无法撵走的鬼怪，离乡越远思念越甚，“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只要是人远游着，灵魂与肉体就分离着，那就免不了常常会有痛苦。

年轻的时候有痛苦，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中年有痛苦，是现实与目标的距离，海外朋友的信上，说到了一个曾经带过我们的老洪，一口生硬的宁波腔，但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教那些愿意写文章的青年，当时间和地域造成这样的落差后，她在大洋的对面是如此深情地怀念一个故人，她说：

“回想起来，第一个帮助我的是老洪，当时体会不到，现在想想真不该忘记他。”

人生的路要走通内心的时候，生命才会有深层次的感悟，寂寞的心灵才会渐渐走向通达。她说真想回那个小镇看看，并要我转达对老洪的问候。假如洪先生知道了这一切，会作何种感慨？他怎会相信在自己的“弟子”中居然出了一个“迈阿密”的医学博士！

我那寂寞的朋友，何时返回家园呢？